

五月榴花照眼明

安娥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任 质 斌

《五月榴花照眼明》和《中国的战歌》第九章，都是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与豫鄂边区初创时期的战斗生活的纪实。它们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写的全是真人真事。两位作家笔下出现的众多人物，如今大都尚健在。读过这两篇作品的五师老同志一致认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在武汉外围敌后的崭新历史风貌，反映了这支新四军部队艰苦卓绝、团结奋斗、英勇抗战以及与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生动情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月榴花照眼明》是安城写的一部日记体裁的战地采访报告。《中国的战歌》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写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实。她们关于我们纵队的报道，确是各有千秋。

安城同志于1940年在“雾重庆”写下《五月榴花照眼明》距今已经整整40年了。这是她的唯一未发表的解放前遗稿。书稿在旧社会被禁止与读者见面，在新社会又由于种种原因几遭沉没，经历十年浩劫终得残存下来，今天得以出版发行，实属幸哉！安城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革命作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少有的“女将”，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长期献身于革命文艺事业，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写了许多诗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末尾的1976年，她在“左”倾路线的迫害下含冤去世。1987年她终获彻底平反昭雪，这使豫鄂边区见过她的许多新四军老同志都深感欣慰。本书由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辑出版，可以看作是新四军第五师指战员及鄂豫边区人民对作者的一个纪念，是对她的辛勤劳动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肯定。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了。她写的《中国的战歌》全文中译本已于1986年9月在北京出版。本书只摘登它的第九章（重译），即记述她访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那一部分。

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初史沫特莱、安娥和翻译方练百三位客人到达大洪山东南麓的湖北京山八字门我纵队首脑机关驻地时的情景。那时安娥的身份是《广西日报》战地记者。她约模30来岁，享有《渔光曲》歌词作者的赫赫声名，给人印象是个很有才华、思想进步、性格文静而又刚毅的新女性。她来自重庆，是和史沫特莱在第五战区鄂北防区会合之后来到我纵队的。现在我们知道：史沫特莱是早在日军疯狂攻陷广州、武汉之际，就以《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红十字会军医部“调查旅行”的名义，由湖南长沙出发，沿长江中下游两岸东进、西进，先后到过湘北、赣北、皖南（渡江）、皖北、豫东南、豫中、豫西南、鄂北，而后才到鄂中的。她的这段行程，不是寻常的转移，更不是轻松的游山玩水式的“旅行”，而是在日军的严密封锁线之间冒险跋涉（潜行），是在国民党、共产党、日伪三角斗争尖锐的敌后地带穿梭行进。史沫特莱此行，除访问了沿途国民党驻军、医院及地方当局外，约三分之二以上时间是在新四军军部、第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采访和参加实际斗争（国际反法西斯宣传，医药卫生，妇女儿童工作）。她在离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得到李宗仁、张自忠的支持和第33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的具體帮助，才得以与我纵队联络工作负责人张执一同志接上头，实现她此次“长征”的末段的鄂中之行。经过一番周折，她洞察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所谓鄂中敌后“只有土匪”、“没有新四军”的调言，冲破阻挠，来到我纵队作客。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再访游击区》和安娥著《五月榴花照眼明》记叙的，都是访问鄂中新四军的同一段史实。史沫特莱以她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对真理与正义的执着追求，敏锐地“看到我们国家有两个世界——新的和旧

的”，从而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进步力量的高亢战歌。她对所见所闻的描述与判断都惊人的准确。安娥也以满腔革命热情讴歌了新四军鄂中部队和游击区如五月榴花一样耀眼的光明。

她们在我纵队和鄂中敌后近三个月的随军采访中，足迹遍及京山、安陆、应城、汉川等县的山地、平原、湖区，于3月底回到钟祥张自忠将军处。自2月份起，我纵队派《挺进报》编辑骆方（即罗叔平）接替方练百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并陪送她经五战区去重庆。骆方很好地完成任务后返回鄂中敌后。安娥则经鄂北、陕南、成都到达重庆，即写作了《五月榴花照眼明》这个中篇著作，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公路》等反映鄂中敌后之行的通讯。她笔下对我纵队及边区的描述，具有细腻、详尽的特点，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猎奇，而自有其独立采访所得与新鲜见闻，实属不可多得报道新四军的力作。此稿劫后幸存，虽有少数残缺，但亦无损于它的整个价值！它在经历了49年沉睡与磨难之后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还历史以公道，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

我相信读者会通过上述两文，对初创时期的豫鄂边区军民的抗日民主斗争，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198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任质斌

五月榴花照眼明

陪同史沫特莱访问李先念纵队……………安娥 (1)

附：过公路……………安娥 (104)

汉宜公路上的遭遇……………骆方 (110)

安娥小传及其遗稿《五月榴花照眼明》……………田大畏 (116)

再游游击区

——《中国的战歌》第九章…………… (120)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 胡敦贤译 艾仁宽校译

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及其著作

……………〔日〕高杉一郎著 胡有恒译 (152)

附：她唱出《中国的战歌》……………骆方 (164)

从抗日前线到汉口美国领事馆

——忆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孙光珠 (171)

深深怀念史沫特莱和安娥…………… (181)

童世光 张芥 许丹 王瑞华 程超明

编后记



五月榴花照眼明

——陪同史沫特莱访问

李先念纵队

安 城

一九四〇年

一月十日

小小的行列，在崇山峻岭里走着。因为还没走进游击队本身的防地^①，所以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注意着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事件。走出了十里路的样子，在山下一片竹林后面有几间矮矮的小屋，围墙里一个女人在打鞋底，见我们走过来，目不转睛地向着我们遥望。

“啊！是张参谋^②吗？你们回来了，日本人都送到了吗？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女人说着走上山来。

“送到了！总司令^③奖了四百块钱，我们还接了两位客人来了。”张参谋说。

“客人？这不是那两个日本女人吗？还有那四个男的呢？”

①“游击队本身的防地”系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的活动区域——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②“张参谋”系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科长张执一，时以“参谋”名义送日俘去五战区（他到纵队工作前曾是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成员）。

③“总司令”系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张参谋立刻明白这个女人把我和史沫特莱女士当做那两个日本女俘虏了。这儿老百姓对民族“脸谱”的辨别力并不太强。在他们的眼里，只要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脸谱不一样的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因此，就把美国史沫特莱女士连带着都认作日本人了。

“不是。那六个日本俘虏已经送到总司令那里去了。这是两位客人。来，我给你们介绍认识认识。”张参谋边说着边招呼那女人。

“啊！介绍了，反正我也不认识。”女人扭捏着有点害羞似的，但被好奇心所驱使，终于走上来。

史沫特莱指着史沫特莱女士和我，对那女人说：

“这位是美国太太，世界上有名的女记者。这位是我们中国的女作家。都爱写文章，写得比男人还好。”

“哦！”女人对“女记者”、“女作家”都不感兴趣，也许她并不了解这两个称呼，但“写得比男人还好”几个字，却给了她异样的感觉。

女人站住，呆呆地向我们看着，忽然她转身向屋里喊道：

“喂！来看外国人！”

“什么外国人？”屋里应声的是一个男人。

“黄头发，蓝眼珠！”女人喊。

“哦！是张参谋回来了吗？请来什么客人？喝口茶再走。”其实男人在屋里老早就听见刚才的谈话，他因为张参谋一到的时候没有出来，现在反而不好意思出来。

“烧一罐子茶，快得很！到前边去也要喝茶嘛！你们今天住哪里？”女人抢着说。

“住王家冲，来不及喝茶了。”张参谋回答。

“王家冲今天是到不了的了。住刘家墩吧。喝了茶再去也来得及。”男人嚷着留我们。

我们终于别了老乡。队伍笑着向前走，战士们哼着歌，又赶了十来里，前面一个高峰挡住了路。

“走这条路吗？”一个战士问。

“这是不是来的时候那条路呢？”另一个战士说。

久闻他们都是爬山的“猴子”，我怀着好奇心看着他们怎么样上山。果然他们一个个毫不在乎地就走上了山顶，而我们还在半山。张参谋叫一个小勤务把他的马给我送下来，可是我牵过来一试，一单根不到四尺长的缰，马又极难驾驭，我不敢骑。本来送俘虏去时，两个女俘虏都是坐轿的，现在轿子给我们坐了，可是上山的时候，我们让轿子空着走上去了。张参谋又要轿子下来接我，但这人役人的行为，在这种场合好象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我想还是一步步慢慢地挨着走吧。

战士们早已到了山顶，坐在太阳底下休息，见我上来，都笑着起来向我道辛苦。这下子倒使我红了脸。

一个扛轻机枪的战士，握着他正流着血的痔疮腿在晒太阳，他是想把血迹晒干了好走路。史沫特莱女士看见了，忙走过去问他道：

“怎么的？”

“上山的时候石头碰了痔疮，血老是止不住。”

史沫特莱女士连忙从她的药箱里拿出些药品来给他涂抹。伤口浸进药水，痛得他额角上冒出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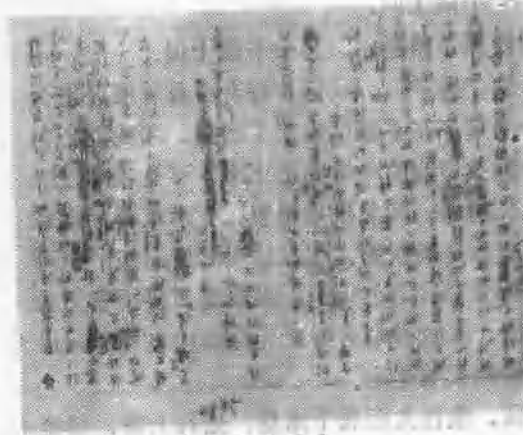
张参谋说，疥疮、疟疾、沙眼在他们这里不算重病，从指挥员到战士，总有一半以上是这些病的患者，有的患一两种，有的三种俱全，情况还相当严重。

风不扬沙，太阳暖和地照在山坡上，大家都坐着晒太阳。

遥望对面山上有几幢大宅子，但都是空空的，像没有人住。我向张参谋：

“这些房子都是什么人住的？”

“是乡下有钱人家的宅子。这一带相当富足，收千担租左右的地主家不算稀奇。那边靠右第一家人家，和左边第二家人家，都有千担以上的谷子；后边一家也有八百担。这一带的田地都属



于他们三家所有。”

“人到哪儿去了？怎么房子空着呢？”

“一打仗就都进城去了。”

“城里不是鬼子在那儿吗？怎么好去？”

“那，他们没管这些。”

(安娥手迹)

“鬼子不赶他们吗？”
“他们把钱带到鬼子市面上去用，正符合鬼子的需要。鬼子正提倡‘繁荣市面’呢。”

“做顺民吗？”

“那可不行。”

“田呢？不要了吗？”

“哪有不要的！都留有管庄人管理。”

“还是佃户种吗？收租不收？”

“自然收租。就是为着收租才留下管庄的。”

“拿钱去繁荣鬼子统治的市面？这不是替敌人做搬运员吗？”

“那可不行。”

“在你们那里也有这种情形吗？你们对这个有什么办法？”

“我们暂时是随他：现在我们部队住的有些宅子，就是这些人的。谷仓差不多都装得满满的，可是我们一粒米也不动他们的。”

“他们对你关系还好吗？”

“一般地还好。不过，他们很讨厌我们。”

大家都笑了。张参谋指着一个青年轿伕说：

“在他们的庄子上，就有那么一家人家，一听说我们去了，他就走了。我们现在住着他的宅子，屋子很大，可以做救亡室用。”

“那我真知道，这家人家是不喜欢你们的。”青年轿伕插嘴说。

“你们不走，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另一轿伕也说。

“没办法！你们和他们前世没修下缘法。”方练百先生冷冷地说着。大家又笑起来。方先生是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

坐在太阳底下东谈西扯，差不多歇了一个多钟头，张参谋还不说走，我们当然不管。

轿伕可等不及了，他们离家已经好多天，都急着想回去。

“张参谋！走吧！尽这么慢着，几时到家呀？”中年轿伕催促着。

下午，走过一条窄狭的山僻小街。那里自日本鬼子践踏后，昨天才有几家人家回来。过路的队伍却不少，几家店铺门前都挤满了顾客。我们在仅有的一家馒头店里把所有馒头都买了来，又在一个麦糖担子上买了三斤麦糖，坐在茶馆里吃起来；战士们烧好稀饭，就着麦糖，吃得十分有味。馒头没有吃完，他们留下来准备夜饭再吃。

一出街口，就又上了高山。我忽然发现一个黑衣人总走在我们前后左右，或快或慢或远或近地跟着我们。他穿着一件黑棉袍，戴一顶黑绒帽，脸色黑黑的，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总跟着我们不肯离去；未免使我奇怪起来。更怪的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就不见他了，一上路他又出现在我们附近。每逢平路、大路、直路，就不见他，而小路、弯路就又发现他。“强盗？”不像！“土匪？”不像！“好人？”无特征！“歹人？”不现形！天渐渐黑下来，黑衣人离我们越近，我越疑惑，几次想和张参谋讲，又不好意思。想告诉史沫特莱女士和方先生，又怕他们笑我大惊小怪。不管他！反正我相信张参谋，况且我们还有两挺很好的轻机枪，步枪和子弹都足够对付百十个人的，就是发生点把事情也不怕。

天更黑了，黑衣人简直和我们走在一起。忽然他向我们说话了：

“天黑了，赶不到刘家墩了，我看就歇在这里吧？前边路上五六里路都没有人家，又没有月亮，走不得。”

“就这里也好。那么你到前边老太婆屋里招呼一声，说我们仍旧住他们那里。”张参谋和黑衣人谈。黑衣人答应一声就去了。

队伍跟着他前进。走过了一条攀藤拨棘的山路，便到了一块几丈宽的平坦地带，地上长满了绿茸茸的草，四边被丛竹灌木围着，恰似一条天然的寨墙。顺着竹林的一条小路望去，隐隐可以看见傍水依山的几间屋子。晚雾从地平线升起，袅袅地绕在竹林的腰里，又蜿蜒地罩住了房顶。张参谋要队伍站在我们的周围。班长派了两个步哨出去，并指给他们放哨的部位。放好了哨以后，张参谋又叫两个战士去找黑衣人，即把部队掩藏在竹林边头。

两个战士去了一刻工夫，就听见隔竹林送来一片女人们的语音。黑衣人和两个战士都跟在女人们的后边，向我们站的地方走来。黑衣人和张参谋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了。

“张参谋：你们回来啦！快进屋里去坐！怎么这么晚了才到？”

女人们用极亲热的语气向张参谋招呼着。我们随着他们走进一排三明两暗连五间依山傍水的破旧瓦房里。男主人和孩子们也都笑嘻嘻的走出来招呼客人。孩子们喊着：“妈妈，来看日本鬼！”因为送俘虏去时也住过这间屋子，孩子们以为史沫特莱女士和我是日本人，又回来了。后方画的一些宣传画，常常把日本人画得不是可怕得像魔鬼，就是渺小得像耗子。中国乡下老百姓，一般对于日本人根本就不晓得是个什么样子，给他们画日本人像魔鬼，他们就认为日本人是魔鬼；给他们画日本人像耗子，他们就认为是耗子。可是魔鬼会使他们害怕，不敢打鬼子，耗子又使他们看不起而轻敌，都不是正确的宣传方法，这点以后是要注意的。

张参谋对老乡们说明，史沫特莱女士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老乡们很感兴趣，都挤过来看外国人。大家对史沫特莱女士

的黄头发、蓝眼珠都觉得惊异。孩子们也吐着小舌头，用手指比划着暗笑。一个女人对我也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问张参谋道：

“她不是外国人吧？”

“她怎么是外国人？你看，她的头发、眼珠不是黑的吗？”张参谋笑着说。

“那还看不出来！她的头发和眼睛不是和你们的一样吗？”男主人显然比女人们见多识广。

“那可不一样，看她的眼睛多活动，不像我们这死板板的！”女主人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另一个女人牵了牵我的衣服，指着史沫特莱女士小声问道：

“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怎么说话的声音那么细？”

“她是女人。”我说。

“啊！她是女人吗？”孩子们惊讶地问。

一个小男孩挨拢了史沫特莱女士，伸着小污手摸她的衣服。史沫特莱女士看了他的手，连说了两个“哎呀”，顺手在我们才洗过脸的盆里给小孩洗起来，又用她自己的手巾、香皂给小孩细细地擦完了，又厚厚抹了一层凡士林。小孩喜悦地闻闻左手说声“好香！”又闻闻右手说声“好香！”连说了七八个“好香”，说完了笑着向众人傻看，表示自己对这个意外收获的得意。

“我一辈子也没有闻过这个香味！”小孩笑着说。

“你连半辈子还没过去，就有一辈子了吗？”张参谋和小孩开玩笑。小孩无言可答，急得低着头跑了。

战士们也都洗过脚去准备晚饭。张参谋招呼一个战士把早晨动身时给我们买的鱼肉去烹调一下，那个战士答应着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已经有人在烧，他就蹲在墙角上检查他的枪，试试枪口，瞧瞧枪口，翻来复去的就像初次做父母，看新生的小宝贝似的。

女人们的话匣子打开了，虽然只有三四个人，已经是语声满室！

“今天你们来叫门的时候，我们半天不敢开，不相信真是你们来了。老板①和铁匠都赶着从屋后逃上了山。要不是我们还认识你们来叫门的那个人，我们再也不开的。”女主人说。

“张参谋，你知道昨天晚上来了十来个人”，女主人的弟媳妇也抢着说：“有的也带着你们这样的臂章。他们说：‘老板娘，我们送日本人回来了，今天还住在你们这里。’我们一听，以为是你们来了，就请他们进来了。一看，却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就问：‘张参谋怎么没有来？’他们说：‘还在后头，马上就来。’这些人进来以后立刻就向我们借钱。我们凑了半天，只凑了十五块钱借给他们。他们嫌少，又要借被窝。这时我们一想，才觉得有点不对了。其中一个从那条绳子上取下一件长夹袍，卷起来就走。”

张参谋听了忙抢着问道：

“你们看清楚没有？不定那里面真有我们的人吧？”

“没有，没有；你们的人我们都认得的。”女主人说。

“再想一想，是不是有他？你们也许忘了？”张参谋指着墙角上那个擦枪的战士说。

“不是！不是！”男主人忙说。

“是吧？你看他低着头不敢看我们呢。”一个战士笑道。

“不是！你们真会开玩笑。”男女主人都说。

“什么？我低着头是害怕？我是看我的枪。又因为害眼，怕见灯亮！”这个擦枪的战士红了脸，有点要吵架的样子。

“你看你这个纸扎人！屁大的事都经不起一点。难道我还不知道你不会偷东西吗？再说，咱们昨天都在总司令那儿，离这里还有六十里路呢！”那个开玩笑的战士又安慰他。

“开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呀！给人家老板听了，一个新四军游击队员偷老百姓的东西，那以后咱还做不做人？”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你这纸扎人！”

①“老板”是这里对男主人的称呼。女主人指的是她的丈夫。

“我就不许这么开玩笑！我就是不许拿这个开玩笑！”

“不要理他！他准是有点神经病！玩笑都开不得！说他是纸扎人他还不信！”另一个战士说。

“谁说我开不得玩笑？我就是不许开说人偷东西的玩笑！就是李司令①来了，我也是这句话！你才是纸扎人！纸扎的人会拿得起枪打鬼子吗？”

“真他妈的！你不偷东西，我偷东西？！老板，你看昨天晚上有我吗？我脸上有个疤是记号。”

“别开玩笑。他们衣服都和你们不是一个颜色。”男主人调侃的说。

“不晓得到底是些什么人，知道我们到王总司令那儿送俘虏去了，趁机会假冒一下子。”张参谋思索地说。

“不过，这对你们名誉很不好。”史沫特莱女士说。

张参谋拿了二十块钱给男主人，算是赔偿他的损失。男主人不肯接。他说：

“又不是你们拿去了，为什么要你们赔？”

“虽然不是我们拿去的，可是因为我们住过你们这里，才连累了你们，应该我们赔。”

男主人推让了几次才肯收下，立刻把二十块钱交给女主人，女主人接过来，用张纸慎重地包着，把它放在顶里边衣服的口袋里，又用手拍了拍口袋，摸摸没漏出来，才放心地抬起头来笑了。

“老板，不要收手钱，回头又说是我们抢了你又赔你的呀。”检查枪的战士气还未消，大家都望着他笑，他就更生气。张参谋使了个眼色给大家，人们才停止了笑声。

两个战士把晚饭拿上来，我吃了一口鱼，咸得闭不上口！那个拿饭来的战士一看，就笑了：

①李司令即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

“我说是太咸了吧？”

张参谋尝了一口，也说是咸了。那个战士笑着说，

“这个地方不出盐，老乡们把盐当宝贝。刚才那个二老板^①帮我们烧鱼，她看见我们带来的有盐，抓了一大把放在鱼锅里，我就知道咸了。紧说慢说，她把一把盐已经放下了锅。”

算了吧！咸也是它，淡也是它。本来离这里三百里以外就是产盐区，因为隔了一条敌人占据着的公路，交通不便，所以，这里的盐贵到四五块钱一斤了。百姓们平常是用一种小麦做的酱，当盐又当菜吃，盐吃得不够，营养又不良，人们脸上都有些浮肿。

“要不是招待客人，我们是没有肉吃的，今天完全是沾你们的光。”一个战士只怕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解释给我们听。

“那么我们明天慢慢走，咱们走它一个月再到。”我说。

“那可不行，我情愿不吃鱼肉，愿意早点回部队。”

“在路上不也很好吗？忙什么？”方先生说。

“路上有什么好？到我们那里去才好呢！你们三位先生是没到我们那里去过。去了，保管你们不愿意走。不要紧，我们虽然吃素，客人们天天都是有肉吃的。”那个战士说。

“我们并不是为着到你们那里去吃肉。”史沫特莱女士说。

“当然不是，我不过是这么说说”。

“我们那里什么都好，就是太土气些！你们可别笑话！”刚才那个检查枪的战士说。这句话把屋子里人都说笑了。他却只管把枪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自己的孩子。

“把枪靠在那儿好了，紧抱着它干嘛？”张参谋说。

“啊，那不！他就爱这条枪！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它。不拿在

^①二老板，就是对女主人的称呼。

手里，就好像找不见什么似的，心里怪慌的！”

“等你几时有了老婆的时候，就不这么抱着它了。”一个战士说。

“那俺不知道，俺还没有过老婆，俺想着俺几时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以后再娶老婆。”

晚上我睡在一张极大的木床上，这里老百姓们整年在稻草上铺着竹席，坐在上面还觉得凉的透骨，不晓得他们怎么睡的！

战士早就给烧了一堆火在地上，余火通红的还在燃烧，虽然朔风入户，室内却温暖得像春天一样。

一月十一日

天才发亮，院里已有当当叮叮的铁器声音在响。起来一看，原来是铁匠师徒已经开始工作。学徒用力拉着风箱，烧炭像是烧金子，只在炉底下摆了几小条，火力不够，掺着干树枝烧。树枝的火力烧不红生铁，徒弟拼命地拉风箱。为省炭，师徒们空费了许多没有收获的劳动！

他们不是这里的人。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带，没有一个村庄可以养得起一个铁匠。像他们这种游方做法，恰好可以适应农民们的需要，将就养活两个工人。我向他们买了五毛钱的钉子。实际我并不需要钉子，为着照顾铁匠师徒点生意而已。我把钉子送给一个战士，他却珍宝似的把它收起来。

“我们就是少这个！这比昨天晚饭的鱼还好！”

这个战士说着又把我给他的钉子拿出来，分送了别的战士几个，大家都把它装进军服左襟上面的小口袋里。我本想再多买一些送给每一个战士们，但时候来不及了。先头部队——两个前哨——已经转上了山坡，这边的战士们也都跟了上去。我们别了主人家，也从屋后绕上山头，回头看看这座破旧的宿店，已经隐在松竹林中。如果画家们一加点染，俨然就是“竹篱茅舍，流水人家”，或是“叶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了！但若实际去

过一过此中生活，便知道跟“画意”相隔十万八千里。

从这个地方起，前面就进入了完全的敌后。战士们脸上渐渐显出活泼的表情。他们说：

“我们在敌后，就如蛟龙得水。”

我对于这句话，还没有实感，因为我才同他们走在水边沙滩上，还没有看见他们“游泳”。

路，越走越僻静，半天不见人烟，民家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可是又不像久不住人的样子。我疑惑不解。张参谋说：

“不是没有人住，是人们看见队伍过来，都躲到山里去了。一叫，他们就会出来的。”

我对于这句话，也半信半疑。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问张参谋道：

“这里是敌后吗？”

“是啊。”

“除了你们还有别的队伍吗？”

“还有。”

“你不是说敌后只有游击队吗？”

“只有游击队。但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支游击队。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地方游击队和其它的游击队。正规军也经过，敌军也经过，伪军也来。”

“你不是说只有你们吗？”

“那是还要向前走，再走两天就到了。”

“那么这儿的老百姓不躲你们？”

“他躲我们干嘛？”

张参谋理会我对他说的那句话有怀疑，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走过一段山林的时候，他忽然对着山上树林叫道：

“喂！出来呀！我们来了！”

连喊了两三声，半山里遥遥有两个男人的影子在树后一闪，接着那两个人走了几步又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忽然其中一个把头